

生活離不開穿衣服，以保護隱私、防寒保溫，被稱為皮膚的伸延。服飾是人類特有的文化現象，人依據性別、社會地位、宗教、經濟能力、季節及場合選擇服飾，成為被人看的對象。歷代的皇親貴族，常以錦衣華服、穿金戴銀現身民眾前，特顯非凡的身份和權勢。

人年幼時，赤裸裸地來到世上，一無所有，受父母無條件的寵愛和呵護，一旦成年，為贏得愛，要學業成績優異，費盡心思爭取在社會上有一定成就，如商業成功和公眾聲譽為基礎來確定地位，只因片言隻語或舉手投足，都賺得世人的關注和尊重。

人渴求尊嚴和尊重，愛拿自己的成就與自己同一層面的人比較，擔心無法與社會設定的成功典範保持一致，身份的焦慮便由此而生。在物質豐盛的上流社會群體中，往往出現一些強調世俗成就的勢利者。為滿足自我認同為群體一分子的慾望，有人熱衷顯示與名流往來，急切追隨奢華、穿金戴銀，通過服飾讓自己備受矚目，活在勢利的桎梏中。也有人在全身皮膚刺上五顏六色的圖案、耳鼻打洞穿環、修整五官等苦心加工，以求改變，似是「自我治癒」，但本質是不滿足於原本的身體，而對自然作出傷害。

19世紀初，「波希米亞人」出現在西歐和美國社會各階層，對追求名利的資產階級提出建議性的批判，他們生活樸素，極端重視體悟感知，部份博覽群書、重視藝術創作，為朋友和家庭奉獻自己。用獨特的行動表明：物質生活貧乏能與精神生活充實結合，不為他人評價所困擾，宣稱「對資產階級的討厭是智慧的開始¹」，強調金錢或財富，不能賦予個人的榮譽，也否定以世俗成就和公眾聲譽去決定人在社會地位的高低、好壞、成敗。

在這個剔除神聖的時代，人對自身價值應有清醒的認識。我們藉著信仰，把自己的理智和意志完全交付於天主²。追求幸福簡樸的人生，像對家庭的熱愛、對大自然的崇敬、對宇宙美的敬畏、對藝術的喜愛等。辨別何謂需要，何謂慾望，從而擺脫穿金戴銀、奢靡的羈絆。

衣服，穿戴在屬神身軀上的物件，成為被人看的對象，也引出天主在看。

「你們的裝飾不應是外面的髮型、金飾或衣服的裝束，而是那藏於內心，基於不朽的溫柔，和寧靜心神的人格：這在天主前纔是寶貴的³」。阿蘭·德波頓在著作中引述：「沈迷於炫

¹ 《身份的焦慮》第五章 波希米亞 p.275 (作者 Alain de botton, 陳廣興/南治國譯)

² 教理 143

³ 伯前 3:3-4

耀財富權力、美貌、和聲名的人，離天主最遠。」一個誠實的基督徒職責不是為「讓塵世的人記住自己」而奮鬥，而是為了「讓天主接納自己」而生活⁴。

默想天主子耶穌，一生慈悲仁愛，空虛自己，在貧賤中降生，裹著襁褓躺在馬槽中，在大博爾山顯聖容，衣服充滿愛的光華。受難時被戴茨冠、剝去衣服，沒有尊嚴，以國王的衣著被人戲弄，身體承受那體無完膚的苦鞭，被懸十字架，及被刺透肋膀。

耶穌遺體，由門徒若瑟和尼苛德摩買來名貴潔白的亞麻布和香料一百斤包裹安葬⁵，對一個被釘死的人是罕見的厚葬，可見門徒對主的敬愛多深。殮布真跡現存在意大利都靈，布上隱約可見一個人正面和背面的形象，身體所受的苦難與福音中記載耶穌的苦難相一致。目前科學家仍無法解釋人像形成之謎，亦無法通過實驗再造。聖殮布不是信仰的必需品，但歷代教宗都曾在聖殮布前默思，傳達基督對人類深厚愛情的信息。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說：「這塊布是福音的明鏡，顯示了真理與生命從沉默中誕生。⁶」

人藉信仰和洗禮加入天主子民行列，脫去從前生活的「舊人」，穿上「新人」。「舊人」是從前順從享樂慾念而敗壞的自己；「新人」是在心思念慮上改換一新，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具有真實的正義和聖善的新人。⁷」聖保祿說：「你們凡是領了洗歸於基督的，就是穿上「基督」…，因為你們眾人在基督耶穌內已成了一個。⁸」

的確，真正的基督徒，思、言、行為應不斷穿上基督，汲取祂的精神，效法祂的德表，打開心扉，讓天主作我們生活的重心和動力，達致「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的境界。⁹

⁴ 《身份的焦慮》第四章 基督教 p.237 (作者 Alain de botton, 陳廣興/南治國譯)

⁵ 若 19:38-40

⁶ 都靈聖殮布-良友之聲出版社 p.92-93

⁷ 弗 4:22-24

⁸ 迦 3:27-28

⁹ 迦 2:20